



火种

艾明之

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692

定 價：2.65 元

火 种

火 焰 三 部 曲

第 一 部

艾 明 之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四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火焰三部曲》的第一部。

它写的是1918—1927年这一中国政治形势急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上海工人的斗争生活。作品通过工人柳金松及其家庭的遭遇，反映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到自为、由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和成长过程，最后表现了他们配合北伐，举行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。虽然起义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挫折，但革命的火种已深入人心，并在第二代中发芽、生根，准备着迎接一场更艰巨、更复杂、更广阔的革命风暴。

作者以真挚的感情和炽烈的爱憎，叙述了工人的苦难生活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。作品淋漓酣畅，色彩鲜明，故事曲折复杂，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。

封面画、插图：贺友直

火 种

书号 1692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45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5}{16}$ 插页 10

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定价 (3) 2.65 元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第 一 章

“我今天会碰到他嗎？碰到了，怎么跟他說？碰不到呢？……”

一九一八年三月，辛亥革命后的第七个春天，殷玉花在第一道鸡啼后惊醒过来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月亮西沉，星星隐消，在黎明君临的前一刻，周圍显得特別黑暗。整个世界連半点閃光的东西都沒有。房屋、市招、馬路、树木全象泡在一缸又深又鹹的墨汁里，黑魆魆地渾成一团。

殷玉花独自坐在床沿上，两只赤裸的脚，漫不經心地吊着；一只脚已經套上了鞋子，但她显然已經把它忘記。她低垂着眼帘，沉思着，很久很久，沒有动一动。

这是英华烟厂单身女工工房。說是工房，不如說是装人的大木匣更确切些。这个长五丈八尺，闊二丈的长方形木板房，住了一百多名女工。房里排着四长列木床，每列木床之間，只留下很狹的过道。床是三层的，每一层不过二尺寬，睡着睡着，常常有人翻下地来。一个老年女工，就是这样跌断了气的。木床又矮又短，睡觉时不得不把脚支出床外。从过道上通过，必須側着身子，細心地从一只一只伸出来的光脚上跨过，钻过。一不小

心，嘴巴就会撞在别人脚踝骨上，再不然就踩着别人，招来一連串詈罵。工房里的空气坏极了，悶极了。腐烂的木板，骯髒的鞋袜，难聞的裹脚布，牆脚根的湿苔，床底下的杂草，房子末端的四只馬桶，加上女工們从厂里带回来的强烈的烟草味，竞争似的散发出各种各样难聞的气息。初次踏进这个工房，誰都忍不住被这股强烈的气息冲得作嘔。然而，这一百多名女工，却一年、两年、无数年地住了下来，有的就在这里埋葬了自己的一生。这样的工房，厂方也不是白白奉送的，每月还要从女工們少得可伶的工資里扣掉一笔租金。尽管如此，許多单身女工，特别是新从四乡跑出来的，对于那些住工房的人还是非常羡慕。她們中間有很多人，就連这样一个鋪位也得不到，每天下工以后，她們象游魂似的到处轉游，为的是找一个地方歇宿。只要工房里死掉一个人，尸首还没有抬走，就有人抬着自己可怜的小包袱，等在床前了。

殷玉花睡在最低一层。泥地上的湿气，不断上冒，鋪板和垫着的稻草，整年整月都是潮膩膩的，掀开稻草一看，在长滿了霉斑的鋪板上，蟑螂、小蠍虎、百脚、还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活动得欢极了，簡直象个小小的动物园。八年前，殷玉花剛搬进工房，这許多小动物把她吓得浑身哆嗦。她用半个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坐了好几夜，就是不敢睡到床上去。这一切都过去了。殷玉花终于习惯了这一切：潮湿、虫豸、恶臭……全都习惯了。有时，半夜里，什么东西咬了她一下，将她痛醒。她甚至懶得起来搜寻它們。她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立刻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当她在床上发现压死的小蠍虎或是百脚的尸体，她几乎想不起来，这些不幸的小家伙是怎么牺牲的。

天空透出董色的曙光。她坐在床沿口，右手无意識地把一

支从鋪板隙縫中钻出来的狗尾草繞在手指上。她好象很平靜，只有从她顫抖的手指上，才看得出来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七上八下的翻騰，攪得她发慌。

“我今天会碰到他嗎？”她一次又一次地想，“碰到了，怎么給他說呢？如果碰不到呢？……”

一想到今天就要碰到他，臉上立刻火燒火燎似的发起燙来。从出生到現在，除了跟自己的亲爹，她还没有跟任何男人单独在一起过。不去吧，这个决心不仅始終定不下来，甚至一想到，今天兴許要碰不到他，可能永远永远都再也碰不到他了，心里立刻好象崩塌了一个口子；空空的，有一种說不出的惆悵冒了出来。

她想得很多，很乱，很远。半个月前偶然发生的一件事，重又涌到她眼前。

呵！世界上的事，要多巧就有多巧！

二

殷玉花生长在苏北一个貧瘠的农村里。玉花的爹十六岁就上地主陈大肚子那里当长工。陈大肚子是清朝江浙盐务使的远房兄弟，仗着这一点官势，陈大肚子就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。連县知事逢年过节都得坐轎子来向他請安。那时玉花的爹年輕，干活不惜力，庄稼活儿不管粗的細的全拿得起来，陈大肚子看在眼里，为了拴住玉花的爹，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干活，就把一个得了干癆的丫头許给了他，这就是玉花的媽。

殷玉花是头生女儿，每隔一年，她媽就为她添加一个弟弟或妹妹。这一家人，日子原来过的就不周全，一年有九个月靠挖野菜蕨根、采榆叶、刨树皮过日子。他們的困难跟着孩子的增加比

例地上升。殷玉花六岁还穿不上裤子，一根草绳，拴几块杂七杂八的麻袋片，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。

“养儿育女，哪有我們穷人家的份儿呵！”玉花的媽一次又一次地叹息着。

就在那一年，玉花的爹得了一场伤寒，挣扎了四个多月，好不容易从死亡的铁掌中逃脱出来。可是，渾身上下，瘦的就剩几根骨头柱柱了。陈大肚子料定他以后再也不能替自己卖命了，不等他病好，就在一个雨雪霏霏的黄昏，把他們全家赶出村子。

玉花的爹带着干癆病的老婆和五个孩子，走遍了全苏北。那年月，到处都是穷苦无告的人呵！他們靠着乞討和打零工混日子。当他們流落到清水塘时，五个孩子饿的饿，病的病，死得只剩殷玉花和最小一个男孩，玉花的媽病得也只剩一口气了。

这个清水塘已經完全干涸。芦苇、刺蓬、野花杂草，长得无边无涯，望不到头。塘底布满了石卵和蟹洞。玉花的爹打听下来，这是一片无主荒地，县上并且有过告示，誰开，誰种，誰收。多少跑荒的人来看过，用手掏起一把石卵和盐粒似的砂土，望望和天涯相接的一片芦苇，摇摇头，絕望地走了。

玉花的爹繞着清水塘轉游了整整一天，最后把手一摊：

“不走啦！我們就住下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行嗎？”在陈大肚子家磨累出来的干癆病，連年的生育，长期的挨饿受冻，玉花的媽現在連說話的力气都沒有了。

“再走，也走不出个生路！这是无主地，豁出命干一家伙，兴許还能闖出一条道道来！”

他們一家就在塘边搭了个三角草篷住下。玉花的爹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塘上摆弄。整整一年，他终于清理出了四、五亩地。又化了整整一年，把塘上一片砂礫、石卵、蟹洞鏟除掉，接着是垦

土、燒肥、下種……第三年，在他們的草篷篷前，一片丰茂的庄稼神話似的出現了。

一家人（除了玉花的媽，她居然拖過了這三年）守衛在清水塘邊，晚上就睡在田塍上。他們怕霜把庄稼凍壞，怕大風刮得庄稼倒伏，怕地里的水悄悄從決口里漏掉，怕可能發生實際上不定會發生的一切。玉花的爹、玉花和她幸存的弟弟，仰望著繁星滿天的夜空，聽著劈劈拍拍庄稼拔節發長的響聲，他們象喝了醇酒一樣地沉醉。玉花的爹平日三天不講一句話，這時忽然變得嘮叨起來。他開始把自己的盤算，逐項逐項地告訴他的兒女：該給玉花的媽請一次醫生；草篷要新修一個；要給玉花買幾尺花布做一套衣服；兒子呢，早就吵著要一支石筆，這次一定要滿足他的要求。他們談著笑着，爭論著。談累了，一個一個睡着了。醒過來，又繼續談。

然而，不幸是貧苦人的孿生兄弟。

這天早上，玉花的爹特地趕到二十里外的小鎮上，從一家茶館里借到一份曆書，翻了半晌，終於找到了一個宜於收割的吉利日子。他難得地在鎮上逛蕩了半天，到糧行去問了收糧的價錢，把預定要買的東西看了又看，直到太陽已經到了頭頂心，他才興沖沖地趕回清水塘。

一乘四人大轎，吆喝着，飛也似的在半路上趕過了他，直撲清水塘。轎子後面連奔帶跑地跟着兩個戴紅頂瓜皮小帽、布袍馬褂的中年人。玉花的爹頭上轰地響了一聲，耳里嗡嗡地吼鳴起來，無數金的星、藍的星、紅的星，在眼前飛迸爆炸。他在路邊蹲下，用手捧著頭，一種禍事來臨的預感緊緊攫住他。對於這種預感他已經不陌生了，他相信，在預感的後面，不幸總是接踵而來。

他忽然跳起，凄厉地叫了一声，然后象一只吃惊的蛤蟆似的，一纵一纵地迅速向清水塘奔去。

刚奔到清水塘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穿着紫色緞袍，黑網馬褂上釘着瑪瑙扣子，手里拿着桃木手杖，蜡黃的臉上留着老鼠鬚，正从轎里钻出来。玉花的爹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就是周围数十里赫赫有名的大地主錢善人。錢善人在田边踱了一陣，用手杖圈了几圈，在那两个穿长袍馬褂的中年人耳边咕嚕了几句，打了几个哈欠，坐着轎子又回去了。

玉花和她的弟弟，看见了爹，得救似的奔过来，扑在他身上。

那两个中年人，走到玉花的爹面前，尖利地打量了他一眼。其中一个麻臉，挤了挤鼻子，似笑非笑地說道：

“給你道喜啦！今年庄稼不坏呵！”

玉花的爹不作声，惊恐地盯着他們。

“这是我們錢家老太爷的地，剛才那位就是他老人家，他亲自来看这块地啦！他很称赞你，說你是庄稼上的一把好手，他願意把地借給你种！”

玉花的爹战战兢兢地分辯道：

“这个地本来就是无主的。县上还出过告示，誰开、誰种就归誰！”

那两人对望了一眼。还是那个麻子开口說：

“嘿嘿，你大概想地想扁头啦，这年月还有无主地？誰开、誰种就归了誰，哪有这种好事？”

另一个插嘴說：

“这里方圓八十里，都是我們錢老太爷的地，你就是騎了快馬跑三天三夜，还在我們老太爷的地上。”

“我不管这許多！”玉花的爹絕望地叫起来，“这个地，我摆弄

了三年啦，連鬼也沒有來瞅過一眼，現在忽然冒出一個什麼錢老太爺，把地說成他的！我上縣衙門告他去！”

那兩人一聽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“老狗，你還是多到外面走走動動，打聽打聽，別一頭栽在清水塘里，死活不管！縣老爺是誰？他還是我們錢老太爺的小外孫哩，你上縣衙門去告誰呵！”

玉花的爹好像泄了氣的皮球，一下全癱了。他蹲下，痛苦地抱住頭。

“錢老太爺已經留下話，”麻臉繼續說，“種不種听便！種，馬上得補辦一個田契；不種，錢老太爺就把地收回，借給別人了，要地種的人比螞蟻還多哩！”

玉花的爹抬起頭，惡狠狠地睜着血紅的眼睛：

“把地收回給別人種！我一把一把的拔，一棵一棵刺蓬的挖，鋤頭跟鐵扒都挖成了小鐵塊，你們倒要把地收回，給別人種！”

“你別冒火呵！”另一個裝好人，“錢老太爺說得很清楚嘛，種，不種，都听你的！”

麻臉接嘴說：

“不過，種不種都得繳租子，前年的，錢老太爺客氣，免了你的啦！就從去年的算起！”

“去年的，這里連棵秧影子都沒有，還要繳租子！”玉花的爹突然跳起，揪住麻臉的馬褂，就是一拳。那麻子沒有提防，一個跟斗跌了個狗吃屎。

另一個驚慌地叫起來：

“噯，老狗，你怎么動手打人啊！”

玉花和她弟弟吓得哭了起來。

“爹！爹！”

“別叫！”玉花的爹喝了他們一聲，“橫直都是個活不成，我跟他們豁出拚啦！”玉花的爹從地上撿起釘耙，舉起就打。

玉花的媽一直在草篷里听着外面的動靜，這時拚死舍命地爬了出來，一把抱住玉花的爹，嚎啕大哭地叫：

“你怎麼啦！我的親人！稻草秆子還拗得過他們這些死榆木！”那兩個狗腿子，偷了這個空子，連滾帶爬地逃走了。

當天晚上，玉花的爹把全家動員起來，搶着收割。他寧願不種這塊地，帶着全家，象三年前那樣，到處飄游，也不讓自己血汗澆成的莊稼，落在狼心狗肺的地主手里。這是一個月色如銀的夜晚，四野被月亮照得象鍍了銀似的閃閃發光。一家人毫無聲響地割着莊稼，只有玉花的媽抽風箱一樣的喘息聲，在寂靜而淒涼的夜晚，清晰地響着。殷玉花一輩子忘不了這個夜晚，忘不了他們心里那種怨憤如死的強烈的感覺。

他們沒有來得及把莊稼收割完，玉花的爹就被一群胸前背後綴着一個大清字的縣丁抓走了。玉花的媽撲在縣丁身上，大聲地懇求道：

“別抓走他！老爺！求求你們！他沒有做啥錯事呀！天老爺難道沒有長眼睛嗎？”

縣丁象提小雞似的，用三個指頭把她摔在地上，走了。

玉花把她媽抬回草篷里。玉花的媽已經神智昏迷，躺在草堆上呢呢喃喃地發着嚶語，手足不斷地抽搐，高高的顴骨上透出了不祥的紅暈。到了晚上，她忽然清醒過來，睜着眼，茫然地朝草篷外張望。田野上現在全是錢家的人，這裡那里點着火把，忙着收拾那些已經割下和還沒有割下的莊稼哩！

“現在可不能怪錢老太爺啦，他老人家生了氣，傳了話下來，

一顆庄稼也不能留給你們！”那个被玉花的爹一拳打翻的麻子，幸災乐禍地对玉花說。

可怜的玉花，她被接踵而来的許多打击弄胡塗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为什么灾难相約似的都落在他們身上？为什么辛辛苦苦劳动的人，吃不到自己种的粮食，那些整天躺在大烟榻上的人，粮食却多得发霉生蛆呵！这一切对于十岁剛出头的玉花，毕竟是过于难解。她不明白。

玉花的弟弟已經睡着，只有玉花眼睜睜地守护着媽。玉花的媽伸出一只鸡爪似的手，把玉花拉到身边。她的眼睛发出奇異的綠色的亮光，直盯着玉花，久久不作声。

玉花害怕起来了。

“媽，你好一点了嗎？”

玉花的媽臉上掠过一道痙攣，凄苦地笑了一笑：

“命，这一切都是命！命中注定沒有的，拿到手，也要被人家搶掉！”

玉花的媽大声大声地喘哮起来，玉花連忙用手按摩她的胸口，那嶙嶙瘦骨一根一根地梗得玉花心里作痛。

“玉花，記住媽的話，以后嫁人，別嫁庄稼汉……你看见了么？”玉花的媽喘了一大陣，然后接着說：“嫁了人，也別生孩子！生了孩子我們拿什么来养呀！你也別怨你爹你媽，我們不想給你們吃好的，穿好的？就为了想給你剪几尺花布，你爹都說了几年，盼了几年，連做梦都夢見买了花布回来啦！”

再也忍不住的眼泪，沿着玉花的臉頰扑簌簌地直往下掉。

“媽，你別說啦！什么都別說啦！”她哽咽着說。

玉花的媽叹了口气：

“好，我不說了，我也沒有力气說了！命，全都是命！唉，玉花

呀玉花，我們娘母子两个該分手啦！”

玉花还没有来得及明白过来，玉花的媽突然全身抽搐，喉咙里涌起一串窒息的吼声，大口大口殷紅的鮮血从嘴角边冒出来，不多一会便死了。

玉花和她弟弟在清水塘边挖了个土坑埋了她。半个月后，玉花的爹回来了。他完全变了样子，背駝了，头发全白了，眼睛里有一股阴森森的光芒。他坐在玉花的媽的坟前，整整两天两夜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說話。

“爹，回去吧。”玉花恳求他。

玉花的爹好象死了似的，連眼皮子都沒有动一动。

第三天，玉花的爹终于离开坟边，回到草篷来。他把玉花叫到面前。

“你走吧。”他突兀地說。

玉花吓了一跳。

“哪儿去？”

“到上海。上海来了人在县里招女工，我出牢的时候，替你报了名，立了約啦！”

玉花的爹从身上摸出一張紙，交給了玉花。

“我不去！爹，我不願离开你！”殷玉花悲恐地喊。

玉花的爹臉上第一次閃現出感情的影子，这是三天里玉花所沒有看到过的。

“去吧。”玉花的爹口气很溫柔，“三个人一起餓死，犯不着！上海是好地方，那人說，到了上海，馬路上走走，就可以檢到金子！”

“管它金子、銀子，我不去；要去，我們一起去！”玉花嗚咽着說。

玉花的爹搖了搖頭。

“你媽在這兒，我不走了。”停停，又補充了一句：“你弟弟要大一點，我也就讓他和你一起走。他太小了，你媽又最疼他，就讓他跟我一起來陪陪你媽吧。”

不管玉花怎麼懇求，哀告，始終沒有動搖他的決心。

玉花就這樣來到上海，當了英華煙廠煙葉間的女工。

三

殷玉花一跨上碼頭，便被上海五彩繽紛的印象所震懾。她睜着年輕的眼睛，貪婪地、驚恐地看着一切，努力想探查明白，這個將要決定她以後的生活，可能是一輩子生活的城市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怪物：黃浦江上各色各樣奇形怪狀的外國船隻；那四面通風叮當作響的電車（玉花是多麼欽佩那些英雄的乘客呵！他們居然敢在電車行駛的時候跳上跳下！）；那些裝飾華麗的私人馬車、包車；那么多的外國人——法國的、英國的、葡萄牙的、德國的、美國的、日本的……那些多得數不清的商店、酒館、茶樓、妓院、遊藝場、當舖、錢莊；那些一座比一座高大的樓房……看得殷玉花眼花繚亂，怵目驚心。她忽然產生一點希望：在這個人間天堂里也許真能找到一份比較象樣的生活吧。

可惜她的這種幻想，並沒有維持多久，踏進英華煙廠，立刻便被現實砸得粉碎。周圍的那些女工，境遇也比她好不了多少呵！一樣的貧窮，一樣的挨餓受凍，一樣的受折磨；所不同的，壓在她們頭上的不是地主，而是資本家；中國的資本家，以及騎在中國資本家頭上的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資本家！

“媽說得對，一切都是命，命好的穿皮祆，住高樓，養兒育女！”

我們呢，可不是那份命！”

想到这里，玉花心安了，既然一切都是前世命定，还有什么可掙扎的？她带着一种近乎滿意的心情，在烟厂一干就是七年。

就在她进厂的那年秋天，爆发了辛亥革命。工厂里，街头上，很乱了一阵子，殷玉花心里就象撞翻了一窠蚂蚁，慌慌的，麻麻的。她不明白这个辛亥革命到底会给她带来什么。皇帝下台了，各地又冒出了一大堆人：什么黎元洪啦，段祺瑞啦，曹錕啦，吳佩孚啦……照相館的橱窗里老在换照片：一会儿是戴着烟囪似的高帽子的大总统，一会儿是戴着紙盒似的圆帽子的总司令，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也是革命軍？他們要革誰的命呢？这一切对于玉花都是个难猜的謎。但不久，她也就置之淡然了。除了烟厂附近三区警署的門口，换来了戴硬边帽黑制服的警察，对江碼頭边的大营盘，每天不再出現操练的清兵，江南制造局以及黄浦江上的船只，卸下了黄龙旗，馬路上有許多剛剪下的辮子，象一条一条死蛇丢在那儿，玉花在生活中再感不到其他变化。辛亥革命，它象胰子泡似的，带着奇異的色彩，在殷玉花年輕的心上閃爍了一下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殷玉花在烟叶間干的活，是把烟叶当中的烟梗抽掉，然后送切絲間去切成烟絲。活儿看起来稀松平常，干起来却累人的很。烟梗抽不干净，固然要挨罵受罰，抽烟梗时，連帶抽掉了烟叶，工头也饒不了你。工場間里整天飞揚着呛人的烟草屑。为了防止烟叶受潮发霉，門窗都关得死死的。黄梅时节，那种郁塞，就象将人連头帶脚一齐兜着塞在一只不冷不热的湿袋子里似的。女工中間大半害着鼻竇炎和肺病。那些工齡比較长的女工，連嗅觉都失掉了，有的連呼吸也不得不依靠嘴巴来代替。

殷玉花在烟叶間是一个好劳动。她不爱說話，也不懂得在